



金融探索小说三部曲之一

赚钱的时候，不容易；要想保住已经到手的钱，也不容易；
有钱不容易，没钱更不容易。

金钱人生

蜀蛇◎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金融探索小说三部曲之一

蜀蛇◎著

金钱人生

赚钱的时候，不容易；要想保住已经到手的钱，有钱不容易，没钱更不容易。

容易；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金钱人生/蜀蛇 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9. 6

ISBN 978 - 7 - 5387 - 2719 - 7

I. 金... II. 蜀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I 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82295 号

金钱人生

作 者	蜀 蛇
出 品 人	张四季
选题策划	郭力家
责任编辑	李天卿 王 峰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: 130011
电 话	总编办: 0431 - 86012927 发行科: 0431 - 86012952
网 址	www. shidaichina. com
印 刷	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	660 × 960 毫米 1/16
字 数	207 千字
印 张	16
版 次	2009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2. 00 元
版权所有	翻印必究

自序

西晋鲁褒写过一篇《钱神论》，说钱这个东西：

……亲爱如兄弟，字曰孔方。失之则贫弱，得之则富强。无翼而飞，无足而走，解严毅之颜，开难发之口。钱多者处前，钱少者居后……钱之所佑，吉无不利，何必读书，然后富贵！由是论之，可谓神物。无位而尊，无势而热，排朱门，入紫闼。钱之所在，危可使安，死可使活；钱之所去，贵可使贱，生可使杀。是故忿诤辩讼，非钱不胜；孤弱幽滞，非钱不拔；怨仇嫌恨，非钱不解；令问笑谈，非钱不发……有钱可使鬼，而况于人乎？子夏云：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”。吾以死生无命，富贵在钱。何以明之？钱能使祸转福，因败为成，危者得安，死者得生。性命长短，相禄贵贱，皆在乎钱。天何与焉？天有所短，钱有所长。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钱不如天；达穷开塞，振贫济乏，天不如钱……故曰：“君无财则士不来，君无赏则士不往。”

正因为如此，从来都把钱当魔君，用龙章凤篆、天书符录镇锁住，“经传一代天师，亲手便添一道封皮，使其子子孙孙不敢妄开。走了魔君，非常利害！”

是为序。

目 录

1 / 自序
1 / 第一章 孤弱幽滞
11 / 第二章 豪富佳丽
22 / 第三章 良币劣币
32 / 第四章 身兼正邪
42 / 第五章 大钱无形
52 / 第六章 非常利害
62 / 第七章 喋血奋斗
78 / 第八章 怨仇嫌恨
90 / 第九章 捍卫过失
106 / 第十章 女养男宠
126 / 第十一章 丛林法则
140 / 第十二章 身负原罪
154 / 第十三章 安排命运
170 / 第十四章 怪力乱神
186 / 第十五章 谁能拯救
199 / 第十六章 浊流汹涌
212 / 第十七章 石破天惊
228 / 第十八章 溃于蚁穴

第一章 孤弱幽滞

站在乐原市中心的春秋大道上，远远望见一座巍峨宫殿：琉璃瓦盖顶光芒四射，房顶五爪龙脊蜿蜒起伏，飞檐凌空，其势冠盖全城，这便是承天宫。井上李从承天宫正殿的檐廊环绕到背后，方方正正一座大院子，正堂屋檐下悬挂一块匾额，黑底红字：恪恭院。

地面青砖铺砌，庭院四角几株古柏躯干刚劲、枝叶翠绿，不时飞鸟啼鸣。

没有人迎接，井上李只好把随身行李叠码在恪恭院东厢屋檐下，小心翼翼推开承天宫信用社主任办公室。

办公室宽大敞亮，四角摆放着鲜花盆景，浓香四溢。主任叫肖慧如，三十四五岁，仿佛很怕韶华流逝，无处不精心打扮，仅仅因为神情淑雅娴静，目光中的稚气和清纯都已淡去，这才暴露出少女时代流逝已远。

抬头看见井上李已经赶到，慧如微微一笑说：“生活上的事康同已经安排好，工作上的安排找信贷科长仰秀。还有其他困难吗？”

井上李想说，他不认识康同，也不认识仰秀，但转念想，这样一说就显得他很胆怯，不认识有什么要紧，见面不就认识了。

他点点头退出，看见对面的西厢房有人进出，估计就是信贷科，井上李快步过去。

一位四十来岁女人，一身职业西装线条僵硬，不过那张脸非常生动，大眼睛传情传语，显露着十分的妩媚妖娆。

井上李问：请问仰秀科长在吗？那女人轻慢地一瞥，冷冰冰地问：“你干什么的？”井上李自报了姓名，说是新来的，找仰秀科长报到。女人漫不经心地说：“知道了。这里没有科长不科长，各做各的事，怎么工作你看操作手册，享受什么待遇看你业绩。我们的工作都是互不相干，没有人帮助你，也不需要你帮助别人。”

井上李立即判断出，这人就是仰秀科长。他按照仰秀科长的指引，坐上那把属于他的椅子。他拉出办公桌抽屉，里面一本操作手册，一份业绩考核办法，一盒名片，一个数字传呼机，一把摩托车钥匙。从此他就是这家信用社的信贷员了。他一目十行地浏览了业绩考核办法，信用社每月只给他二百元基本工资，奖金和交际费用都靠自己创造。再看操作手册指引，那上面说，目前他最好去组织存款，因为他以前没有接触过银行业务，他不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。组织存款不需要专业技能，只需要公关能力。

当晚井上李在街头徘徊，一直到深夜。办公室主任康同，已经帮他在竹林路租赁了一间小屋，每月五十元租金。这就意味着，如果他不能组织到存款，不能创造业绩，仅靠每月二百元，剔除房租水电等项开支后，他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。他又新来乍到，迫切需要熟悉环境，他对这个环境太陌生。同时需要结交有权有钱的朋友，不然他怎么组织存款，怎么创造业绩。可他自己无权无钱，又是外地人，在此举目无亲，怎样才能结交上有权有钱的朋友？

夏天的乐原街头特别闷热，即使有夜风吹拂，也不能消除他心头的焦躁。

他不知不觉地来到火车站广场，他不承认自己在后悔，可是火车的“哐当”声总是牵动他的心微微颤抖，“呜”的一声汽笛更像故乡在呼唤。

即使一夜未眠，井上李仍然准时上班。信贷科空无一人，信贷

员上下班时间自主安排，甚至不必每天来办公室，只要能创造业绩。

可井上李已经养成准时上下班习惯，他在天平县政府工作的几年中，已经把这样的习惯看成遵纪守法的表现。

他准备按照机关工作的习惯，首先打扫卫生，可到处纤尘不染，显然已经打扫过了。

正好肖慧如主任经过门口，井上李习惯性地拎起空空如也的字纸篓，表明他在打扫卫生。这举动接近条件反射，机关工作主要看态度而不是看效果，即使打扫卫生这种小事，也要摆出积极姿态，至少在领导视线内要有所表现。

果然就被肖慧如一眼瞟见。她眉毛一挑，很吃惊，但她没有表扬井上李，而是去了康同办公室。

很快康同就慌慌张张过来，喘息着问：“你在打扫卫生？”

井上李窘得脸都红了，他赶紧遮掩：“就是倒点废纸。”

康同紧追不舍：“字纸篓有废纸？”

井上李更加着慌，只得硬着头皮编造说：“有一点，不多。”

康同退去后，井上李发现自己额头上冒出汗水了。他刚沏上茶，一位中年妇女红着眼睛进来问：“我哪点没有打扫干净？”

没想到就这么个小事，竟然越弄越麻烦，井上李不敢承认自己撒谎，他只能坚持说：“其实很干净了。我这个人有洁癖，就是那么一点废纸，也想弄干净了。”

中年妇女拿起井上李的字纸篓看了又看，十分懊恼：“今早撞鬼了，就马虎一点点！”

井上李赶紧问：“这事很严重吗？”

她叹息一声说：“我一向不出差错……这也不怪康主任，扣我十块钱也是照规矩办事。”

看着清洁工略显佝偻的身影消失，井上李很难过，没想到小小的信用社也有专人打扫卫生，没想到自己的行为会害得无辜人受处罚。他油然想起仰秀科长的话：“没有人帮助你，也不需要你帮助别人！”

清晨的恪恭院沉寂无声。透过木格花窗，庭院对面都是房门虚掩，没有人串门，没有亲切问候，整个就是没人在意你。

井上李拿出操作手册寻求指引，那上面讲：对于新手来说，最好先为客户做点什么，即使难为情的事也不轻易拒绝，始终要明白，需要你就是机会。

可是，我能做什么呢？哪个客户需要我呢？井上李继续看操作手册：不知道做什么就去发现客户需求。注意，是发现需求而不是发现客户欲望，也不是发现“需要”。营销的含义不是满足客户“需要”和欲望，而是把需求转化为赢利机会。所以首先要做的是，发现和甄别客户需求，然后根据自己能力满足其中一项、两项或者更多。发现的需求越多，满足客户需求的能力越强，在这一点上与个人已经具备的条件和能力没有必然联系……

井上李租住的房子面向清静的竹林路，东边一条叫窖溪的狭长幽暗小巷。

窖溪巷两边灰墙壁立，地面石板铺路，曲折通向春秋大道。

傍晚时分，隔壁邻居那扇面向窖溪巷的木门“嘎吱”洞开，出来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。老人行动不便，靠一个姑娘搀扶。

门前一株纤细的紫荆，被精心围护在钢丝网罩中。老人静悄悄地坐在藤椅上，长久凝视那株紫荆一言不发。旁边那位姑娘十八九岁的样子，一身干净整洁，在替老人摇扇，也是默默无语。

井上李一个人太寂寞，他端上凳子出来，很想跟邻居说说闲话，又怕打扰人家，便仰头望着窖溪上空一线蓝天。

留意到姑娘不时觑他一眼，井上李扭头微微一笑，姑娘倏然脸红，赶紧低下头，一头披肩发把脸庞笼罩起来。

还有如此害羞的姑娘？井上李满怀好奇。看她透着小家碧玉质朴的柔媚，肯定是乡下姑娘，但也称得上漂亮，而且文静清纯，不像个粗笨丫头。她怎么甘心伺候一个行将就木的孤僻老头？

一向清静的竹林路，夕阳已经消失，巷子里穿堂风越来越疾。

老人一通咳嗽，姑娘赶紧把老人从藤椅上扯起来，准备搀进房间。

老人四肢无力，整个身体瘫在姑娘肩背上，很像章鱼抓住猎物。井上李几步跨上去说：“我来扶他吧。”

姑娘满脸通红，眼皮都不敢抬。倒是老人咕咚一声，声音接近咳口浓痰，不知道他说什么。

老人很轻，井上李一手就能把他拎起来，但井上李没有这样做，而是小心翼翼地把老人搀扶进去。

进门是一个小院，几乎没有生气，瓦当长满青苔，透着墓地般寂静。

井上李把老人扶到屋檐下沙发，老人捏住井上李的手，浑浊的眼睛里透着喜悦。猜想老人是要他坐一会儿，井上李瞟瞟那姑娘，姑娘显得很紧张，似乎还有些恐惧。

井上李坐下来自我介绍：“我在承天宫信用社，叫井上李。这不是日本名字，可以说就姓李，也可以叫我井上。”他把话说得很大声，显然并不打算只给老人听见。老人无力地抬手指点，示意姑娘给井上沏杯茶。

井上并不推让，他很随意地说：“多谢了，我正口渴呢。”

老人终于挣扎着吐出两个字：“我——罗……”看他说话很吃力，井上止住他说：“你姓罗？我知道了。接下来你摇头点头就行啦，话多费精神。那小妹妹也姓罗吗？”

老人想回答，可是一口气把他脸憋得发紫还没吐出来。井上赶紧给他揉胸口，他脸上浮现出快慰神情，还竖起了拇指。

姑娘低头把茶杯轻轻放在井上旁边，井上尽可能温和地说：“往后叫我井上大哥或者李大哥都行。‘和得邻里好，犹如拾片宝。’只要有做不动的活你就叫我来帮忙。怎么称呼你？”

姑娘轻轻晃动一头光滑的秀发。

“你不相信我？”井上问。老人抬手扯住井上，同时用手比画。井上终于恍然大悟，原来姑娘是哑巴。一个哑巴伺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，上个医院或者买个东西怎么办啊？

井上四面看看，主动问起：“你们缺什么吗？要不要我帮忙买点什么？”

姑娘缓缓抬起眼睛，不无哀求地望着井上。一见这眼神井上猛然一阵心悸，说不清是什么感觉，那眼神仿佛在说：“我相信你，你可别骗我呀！”

井上温和地对她笑笑说：“缺什么吗？不方便讲就写吧。”

姑娘又红了脸，她转过身拿来纸笔递给老人。老人努力拽住笔，可他仍然写不出个完整的字，姑娘就接过纸笔红着脸涂画。

看样子姑娘没念过书，不知道她画那些歪歪扭扭符号什么意思，井上只好猜测：“哦，这是要买油是吧？这是要买米吗？”

姑娘吃吃笑，不知道是笑井上愚笨还是笑自己涂画得不好。看她又画个钞票样符号，井上十分疑惑：“这是什么？表明断米断油了没钱买吗？”

姑娘摇摇头，井上猜想她是不好意思承认，这么样的两个人肯定生活拮据。井上的心马上一阵抽紧：你们没钱我也没钱呀。再说，平白无故也没理由帮你们垫钱买米买油呀！不过井上还是豪情满怀，不忍心看着他们刚刚燃起的一丝希望就这样破灭。于是井上安慰姑娘：“你放心，这就帮你们买去。”

姑娘急忙一伸手，应该是想扯住井上，可是因为羞怯她又将手缩回去。井上以为她是过意不去，井上昂然甩手大步跨出院子，以表明他十分乐意。

买好他们可能需要的油和大米，回来的路上闻到卤肉香阵阵扑鼻。为了节省生活费，井上不去食堂而是自己烧饭，经常一日三餐面条。现在闻到肉香，刚刚吃过的晚饭立刻无影无踪。

井上停下摩托车，买一斤最便宜的卤肉杂碎，想了想他又买了半斤比较昂贵的烟熏猪舌头，再打半斤烧酒、买两瓶汽水。

紫荆旁边的院门已经紧闭，井上不由得想：难道是我瞎起劲，人家根本不需要帮助？

他仍然去敲门，大声问：“怎么把门关了？”立即响起松动门闩的声音，开门后一张红彤彤脸上净是兴奋。井上一晃手中卤肉说：“我饿了，你们一起吃点吧。姑娘掩嘴笑着接过去。”

院子灯火通明，老人已经移位到堂屋，正躺在一张可以升降的床上。微风电扇咝咝响过，吹来藏香的沁人浓香。

堂屋中央一张低矮的四方桌，搁在巨大的牛皮凉席上。姑娘摆出碗碟，竟然件件都是精美的青花瓷。井上有些疑惑，不过没有多问，问也没人回答。

他盘腿坐上牛皮凉席，开一瓶汽水递给老人，老人摇头，不过很愉快。井上把汽水递给姑娘说：“两瓶都归你。”然后他把半斤烧酒倒进青花瓷碗，“滋——”地一声猛喝一口。

老人既不喝汽水也不吃肉，井上并不奇怪，奇怪的是姑娘也什么都不沾。井上以为她难为情，拈了一片比较昂贵的烟熏猪舌头放进她面前小碗。姑娘勉强拈起来舔了舔，像吃毒药样强咽下去。

你是不饿吗？姑娘用力点点头。井上就不动那烟熏猪舌头，而是说：“这个留给你们明天吃。”

姑娘不像一开始那么紧张，她跪坐在牛皮凉席上什么也不吃，但显得很快乐。看井上狼吞虎咽的样子，她不时掩嘴笑。

院子的静谧，老人的安详，姑娘的轻声浅笑，让井上感到家庭般温馨。喝过半碗酒他有些亢奋，他就一个人不停地讲话。

这院子很久没有笑语欢声了，突然出现个高大男人，老人和姑娘不仅听见洪亮声音，还感到安全，他们压抑得太久的心情有所释放，都露出了久违的欢快和舒畅。

老人和姑娘都愿意听井上讲话，他们几乎凝神静听。不时还听见老人咕哝一声，显然他想把话接过去，也来讲上几句，只是他发不出声音。

只好井上继续讲，他讲自己的姓氏来历，他说：“日本占领台湾

后，开展皇民化运动，要求中国人创氏改姓。我们本来姓李，后来就改姓井上。为什么要叫井上呢？据说古代有个君子，只吃自己种的粮食，只穿自己织的布，只住自己盖的房子。后来他老了，不能自力更生了，他就经常忍饥挨饿。一天他饿得奄奄一息，爬到井台喝水充饥，几颗李子正好掉进他水桶。井台边是邻居家的李子树，这样自然掉落李子他也不捡来偷吃，不久他就饿死了。到后来，就用井上李代表一种气节。我祖上在不得不改姓的时候，就改姓井上。父亲怕我忘记这个来历，干脆给我取名井上李……”

井上打个哈欠，他感到困了，准备起身离开。

姑娘伸手牵住他衣袖，背过身掏出钱夹，一边指了指那些油和大米。井上立即明白了，她是把买米买油的钱还给井上。就在姑娘掏钱时，井上无意中瞥见，那钱夹里并非没有钱。他不由得想，也许是害怕井上抢劫，所以姑娘假装穷困潦倒，井上不禁哑然失笑。

早晨起来，井上去竹林路买挂面。

竹林路濒临乐水河的支流，两岸都是茂林修篁。路边草地就是集市，只有十来个摊贩，倒是样样齐全。

突然看见个身影，正是隔壁那哑巴姑娘，井上满怀好奇，蹑手蹑脚地跟上去。

姑娘戴顶宽边遮阳帽，她目不斜视，看准了需要的东西就用手指点，然后递上钱去。她不会讨价还价，退补多少全凭对方良心。

不过好心人还是多，没有多少人故意坑害她，她完全可以自己上街购物。那她为什么要井上帮忙买米买油呢？井上回头想，当时姑娘伸手拦阻，其实就是表明，他们并不需要帮助。

可是姑娘也不拒绝井上的热情，包括那位罗大爷，似乎也乐意跟新来的邻居友好相处。

井上悄悄靠近姑娘，冲她“哇”地大吼一声。姑娘吓得猛一一惊颤，刚买的东西洒了满地。井上看她脸色煞白，眼里含着泪水，没想到她如此害怕惊吓，慌忙牵着她手道歉：“只是想逗你玩，怎么就

吓成这个样子？”

姑娘抽回手，弯腰拣拾地上的东西。井上满怀怜悯地说：“你出门不方便，有事就叫我一声，反正我闲得发慌，也想找事做。”

井上三刨两爪就把满地东西拣进篮子，姑娘又轻轻一扯井上衣角，指点着对面店铺。“是要去店里买东西吗？”井上问，姑娘点点头，显得十分兴奋，可能是没想到井上轻易就猜出她的意思。

买齐姑娘所需要的东西，井上帮她拎着。似乎她并不愿意立即回去，井上说：“去河边吹凉风。”姑娘倏然一脸绯红，但没有拒绝，她羞羞怯怯地跟在井上身后。

清晨坐在河边水泥凳上，河风吹拂过来十分凉爽。姑娘穿件白色衬衣，下摆扎进黑色裙子，套着线袜，一双缎面布鞋。井上取笑说：“倒回五十年你也算不上摩登。”

姑娘没听懂井上话中意思，但是能猜想到在取笑她，她深深低下头。

感觉到姑娘在偷偷瞟他，那目光无比温柔，仿佛漆黑夜空中突然出现的月光。井上又想说话了，这姑娘永远不会说话，如果他也不说话，大家都有些局促不安。

姑娘缓缓抬起头，安静地仰望他，目光饱含深切的关注，似乎她只需要聆听。好在男人都需要聆听者，尤其面对异性专注的目光时。井上双手抱膝，把下巴磕在膝盖上，扭头俯视清凉的河水，水面漂浮着竹叶，不见波涛也不见激流，像死水无声无息。他心头却是波澜起伏，他说：“我原先很得意的，大学毕业就挑选到了‘三梯队’，安排在天平县政府锻炼。后来兴起机关经商，领导看我头脑灵活，就安排我做服装买卖。起先也赚了不少钱，后来倒卖一批牛仔褲，被全部没收了，说这些牛仔褲是从死人身上扒下的，怀疑带着疫病。这一没收就把我害惨了，把公家的本钱亏得精光，他们开除了我的公职。幸好还有大学文凭，我就跑来乐原找工作。人才交流中心把我介绍到承天宫信用社，那信用社主任倒很看重我，立即答

应接收我。可是等我真来上班了，发现都对我很冷淡，没人教我也没人帮我，甚至没人管我。好像我只是个送货的，如果能给他们送上存款，他们就给点奖金，不然就每月只有二百元工资。我人生地不熟，我去哪里给他们找存款？我也很难，不光是你难……”

姑娘一直目不转睛，这会儿眼里涌动着泪花。不知她是在为井上难过，还是同样感到艰辛，不过显然她相信井上不是撒谎。

井上忽然意识到该上班了，他站起来伸出手，姑娘十分羞涩，不过没有闪避，任由井上牵她站起来。

姑娘突然欢笑一声，跑去前面的浓密竹林，背对井上从她贴身口袋抽出身份证，转身回来递给井上看：她叫罗小九，今年十九岁。

“那罗大爷是你爷爷吗？”井上问，小九却摇头。

“难道你是他请的保姆？”小九点点头。

井上很难过，小九已是需要照顾的人，却来照顾别人，还是照顾个风烛残年的老人，整天守候个奄奄一息的老人，那将是怎样黯淡无光的生活？

第二章 豪富佳丽

井上飞快地赶去办公室，他仍然觉得遵守作息时间是遵纪守法的表现。信贷科空无一人。井上无所事事就发慌，又不知道做什么，他翻了翻操作手册，更加心焦烦躁。

看见慧如走进院子，井上忽然想，该去请主任帮他指引条道路。井上敲开慧如的办公室，慧如正对着一面大衣镜拢头发，井上有些羞怯地望着镜子里的人说：“我在乐原人生地不熟，不知道去哪里找存款。”

慧如回转身，温和地安慰他：“刚来的都是一下子摸不到门路。光着急没用，你应该去发现客户需求。无论个人还是单位，都在不断产生新的需求，就看你能不能发现。”

“不知道我们信用社能做什么事，就是发现了需求，也不知道哪些可以满足哪些不能满足。井上还是茫然无绪。”

慧如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大银行能够说，这样可以做那样不可以做，因为他们以产品为中心，就像服装商场，客户只能挑选服装而不能要求定制服装。我们以客户为中心，就像裁缝，完全根据客户需求度身定制。所以对于我们来说，客户需求就是工作方向，我们无非是把经过选择的客户需求转化为赢利机会。当然，不可能满足每个客户的每一项需求，正因为如此，才需要尽可能充分地发现需求，发现的需求越多，选择的余地越大，获得赢利机会的可能性就相应增加。”

井上还是很迷茫，但他走出了承天宫，他准备上街碰运气，坐在办公室永远没机会。

附近的工厂、商店多半已是信用社客户，已是信用社客户他就不能随便插手，这有严格规定。

他去明清一条街，那是商铺林立的步行街。这条街上他倒有几个熟人，那时从他们手中进过服装，但他现在不想找这些一起做过服装生意的个体户，就是这些家伙坑害了他。可是除了这些人，他没有认识的人了，他又该找谁呢？

明清一条街和春秋大道交会处，有一排通体透明的楼群，蓝色穹顶蜿蜒起伏，宛如通体透明的巨龙盘踞在熙熙攘攘大街上。透过钢化玻璃墙面，无论从哪个角度一眼望去，都能看见楼房里人流如潮，商品琳琅满目。

这是乐原纺织集团总部，它大得不可思议，可以说就是个纺织王国。它不仅是乐原市最大的纺织品专卖市场，从原料到中间产品以及制成品一应俱全，批发、零售、仓储都在经营，还是“红狐”系列产品的专卖店。

乐原人逛商场多半到此，即使不为购物，到此走走看看也是一种休闲方式。

井上突发奇想，这样的大集团只会跟大银行往来，肯定不是信用社的客户，如果他能争取到这么个客户，他就一劳永逸了。

井上并不怯懦，二十八岁的人已被磨练得有些坚韧了。可是进入商场后他还是惴惴不安，眼前一团茫然，不知道该跟谁接触。

正好站在红狐专卖柜旁边。红狐是乐原纺织集团的著名品牌，专卖柜陈列的都是高档产品，服务员比顾客还多。

井上稍微一整西装，他对自己的一表人才还是颇为自信，他听说过不少人说他有女人缘，很讨女人喜欢。他问旁边一位女服务员：“你们总经理约我来谈笔买卖，该去哪里找？”

女服务员微笑着打量井上，可能对井上的英俊外表很有好感，